

永樂大典

卷七千五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十八陽

倉

社倉

隋書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諸秦疊成康武大芳宕旭沈岐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會要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

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恩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庚之量莫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布肆驛道則減價而出而賣豐歲則增課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薄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茲知萬曆倉法何以致變唐自武德置社倉本因隋制社倉正為凶荒賑給既然考歲貢奏言夫蓋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木塗無以自給於是又有義倉之請然則自隋以來社倉無充官費不專為賑荒用社倉之不足為備宜矣自貞觀中置義倉蓋因戴胄建議本為歲凶給民就食然考降及武后數十年間乃禁義

本集卷之七千五百十

一

倉不許耕用是則武后之時則民病矣然諸虜調物八月上旬起輸諸糧十一月起輸不之各有時矣且有事而加役旬有五日則充調三十日則租調皆充是有時用役而不用賦矣水旱霜蟲為灾十損四以上充租六以上充租調七以上課役俱充是又有時因天災而賦役俱不用矣租虜調三者之法並立而不並用且因時而損益之不害其為良法也惜已不二百年間而此法遂改壞之以兼并重之以括羨加之以兩稅而民困日深議者皆曰唐初雜賦非田所出兩稅之後布縷出於四力役出於四口諸所征求皆出於四何啻十稅五斯言亦不訛矣宋文隱逸傳魏撫之字子實自幼有大志嘗請依古社倉法請官來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都使者素敢撫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放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撫之始錢額上神宗乞天下置社倉卒聞國之所以為國者必有民也必謂之不繪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儲蓄也故管子曰倉廩實知禮薄水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豈竊食諸處農民雖力四時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惄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曾令天下之人節儉輸來名為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饑餓此實濟衆之良策也以巨惠欲乞於天下

州縣。逐鄉村各令依舊置社食。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四人戶。量出斛斗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為額。仍令眾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一年一替。以所聚斛斗裁宜其家。即與眾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迎甲頭陪填。責免侵歛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俵借於下等貧民。聽將來歲給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與存留。所責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一方之民。且耕有貴賤。歲有凶豐。所飲至輕。所濟甚博。歲月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灾。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詳酌施行。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菴乾道七年。五大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歛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建陽崇安縣志。社倉四並乾道七年以後。實經始於邑人朝奉郎劉公如愚。今侍制晦菴朱公熹云。五大里。黃辛市。吳毛里。根思院。大安鋪。宋朱子語類。因民戶計較。沮撻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糧出入於士民。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共事。今若不存倉官。數年之閒。立便敗壞。雖二十未年之功。俱為無益。質朴朱子語續錄。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致彼人來告先生云。錢弊之道。在今

永樂大典卷七十五草

二

目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納民。朱晦菴集社倉事目。幼年升政學附。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吳社倉事目。如後。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都社首。係正副。將舊保薄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中報尉司。速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薄赴鄉官交納。鄉官照校。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中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薄。繕弄人口。指定未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資日。將人戶請米狀。抱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文一名。斛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一中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丈散。先造後造。一日一斛。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米食不闊。不得借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數。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處細保。每保內。處十人。內保均。借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來。仍仰社首。係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刻倉識。總面。自照對。保薄如無偽。胃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土。辨明者。後。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

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邀
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一枚支未用淳熙七年十二月
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斗每桶支米五石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
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挾拶攬奪
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獲重作施行。一豐年如遇人戶
請貸官未即開兩倉存留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
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一人戶所貸官未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
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色依例差官將帶丈斗前來公共受納。
兩斗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放上件耗米又慮倉廩折閑無
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閑及支丈斗等入飯米其米正行附脣收
支。一申府差官訖即一函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
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速相糾半這一色乾硬糙米具
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
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人等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
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本人丈斗子要知音凡次年夏大貸日不
可至秋。一枚支未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錄
丁五块。

照會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丈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
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裏足米二石共計米一
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裏足
米六十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
米五升約半月發遣裏足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
共月未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增并買菜鷄脩補倉廩約未九石通計米六
十九石四斗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
編排列都內人口數下項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
處或走戶開抵產錢若干或自經耕田開店買賣王者外來係某年移來
逐戶開餘開右某等今編排列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
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年月日大保長
姓名押狀隊長姓名保正副姓名社首姓名一請未狀式某都
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邇相
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
三升前未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
狀年月日保頭姓名狀甲戶開名大保長姓名隊長姓名保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長姓名。社首姓名。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閩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閩社首。即中尉司定差。一簿書鑄鑄。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多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顧請者聽。一倉內雇守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隨時脩整。大段改塗。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具位未盡奏節文。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勅命行在尚書戶部。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祕閣新從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未。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達成倉殿三間。收貯已將元未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餓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色。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末之數。即送元未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歛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望聖慈。

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令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糧。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免役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無筆駁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免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每九百十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輕處。物帛之類折為稅者。半此。每一斗別納五合。應量熟計一斗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利通正稅。候盤量半。亦限一日。拔歛如撥。即正稅不及一斗。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放。唯充賑給。不得它用。縣遇災傷。審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閑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之種食者。雖舊有久閑。不以月分。總結保貸。惜歸不堪充糧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免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半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編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從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欵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刻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聞令屬去處。須至指揮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未勅命。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淳熙八年十二月旦下。書令文郭鑑令史領地主事全安信。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押新除郎官跋語。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兼以備使浙東。奉行差政。蒙恩召上廷。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羅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素又以使事。通獲奉承。仰戴皇仁。頃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救恤隱民者。蓋偶令其微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憚其弗先久。今乃待家上恩。編下郡國。將遂得與閩宇之間。舍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兼取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居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傳。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

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辦臣奉素。拜手稽首謹言。勸立
社倉榜。當司奉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等處。
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萬脩職。名于狀乞請官奉置倉給
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廸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東承
節名起于等入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訓
悟。惠及鄉間。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邊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主
再行勸勉。量出來穀。奉累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
有以養成里閭睦姻任邱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 日。建
寧府崇安縣五大社倉記。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
開輝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虔。鄉之者父。左朝奉郎劉侯
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
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
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大閣待制信安徐公
喜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來六百斛。泝漢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
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來民。得遂無
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來手就。

永樂大典卷七十五

六

出鎮益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其以所為條約者。述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涓間以視未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大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審。使丈之過事畏法者。視民之猝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鏽。遂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營有。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人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人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恃。故吾人得以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間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七章

七

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黃氏日抄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其鄉。崇安縣之荒儀。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徐公轍。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淮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留里中。而正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小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沈公度繼之。人請倣古法為社倉。以備貯云。文獻通考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素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歛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未造成倉厫。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餽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勅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牆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脈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為丁。丁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有擇一公。平晚事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經甲。其有舉匪逃軍。及作過無行上人。互相覺察。及有犯錢米食不開者。並不得入甲。仍門人戶。顧與不顧入甲。閭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

永樂大典

卷七五〇

歲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杜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子押字。錄聚齊備。齋處本倉。每口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歲春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給。開與甲頭收執。請較。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四時。次當秋耕時。秋禾成熟。還較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約足。較有漏惠。不實者罰之。嘉定本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素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而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矣。有養矣。未晦菴集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既寧之境。其懶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蕪蕪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牽起肆奉。率不數歲一發。雖季即夷滅無噍類。然顧民良族畧列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詰與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舉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求俟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奏計自折。及秋將釀。元履入為請。得禁倉長灘廄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採數以頃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

論餘日。益滿從容時以相警撃而訖不能以相訛。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復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復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雋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復當日之心。有以傳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復名某。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鍾。尋以數論事不持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復既卒。天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閩社倉記。招賢里大閩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為。而長隸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隸。并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來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存。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竟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為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歛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為之。更定要末。搜剔盡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固華之宜。而有

永樂文獻卷之三

九

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自之宋公而更為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竟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入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威德周君。而相率未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遣人之官。觀其頑歛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為之制數者。甚詳且審。未嘗不歎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審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待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為之記。其本末。以為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后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丈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黃勉齋集原建寧社倉利病。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為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產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為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半及踰月。增至百錢。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舉起殺人以取其米。閩里為之震悚。官吏因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為變。社者里之寄

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未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食。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為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本償不主。騰踊富家。無所半利。故無閑糴之家。小民不至之食。故無劫本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寡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部。叢得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充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素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弊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苦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難食者。百十為羣。聚於大家。以借本為名。不可則徑罄其廉。大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為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令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

永樂大典卷七五

十

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蓋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邑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仲之子振來請記。素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恥暮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久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周益公大全集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某遭遇孝宗皇帝。陪二府者十年。每歲必聞宣諭云。朕自牛春農事興。即憂水旱。直至十月未糴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盡旨時。某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令南城吳仲吳倫兄弟請書此記。乃啟載聖語于後。當有告于太史氏者。其位周某書。奉繫齋集跋。吳晦大社倉。王荆公行青苗之法。取二分之息。而公論非之。朱公立社倉之規。亦取息米二斗。與青苗若無以異。而公論稱之何也。曰。青苗之取息也。無窮。或不能償。則有追胥之擾。有箠楚之虐。民不能堪。率破其家。言利之弊。至

永樂大典卷七十五

十一

如此。社倉則異是矣。其始雖不能無息。然歲歉則蠲其半。大饑則蠲之。十倍其初。則無復有息。方當匱乏之時。賴此以濟人。感其恩。蔑不償者。豈必待督責哉。此善之善者也。而吳君伯仲能行之。苟無利心焉。可不謂賢乎。建樓藏書。勉其子孫。孜孜務學。又將以維持社倉為經久計。此皆發於良心。不能自己者。續此氣脉。生生不窮。言積善之家者。將由吳氏有餘慶矣。余是以嘉之。楊誠齋集寄題南城吳子直子常上舍兄弟社倉。有虞有宋雙重華。兩聖一心。民一家。緣針刺水。農事起。重華愁旱。從此始。黃雲登場。萬寶秋。重華對天。失却愁。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半光陰愁裏過。天頤憂華。聖人意。無論十世百千世。項安世悔藁後編。寄題吳氏社倉。始晦庵先生。作社倉於建寧之崇安縣。因秦事及之。乞願其法於天下。孝宗為下其奏。於是建昌軍南城。吳仲吳倫兄弟首應詔書。而晦庵人為之記。慶元六年庚申。予臥病江陵。南城人包衡以其記來求詩。適與朱氏哀疏同至。讀之心折。不敢以病為解。遂作四韻寄二吳。臨葦江。然涕泗交下。時十月五日也。淹劇無悰。易愴神。社倉新記。重開心。前朝詔。在恩淪骨。遺老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書存洪滿襟。永念君仁多善稼。肯因師死下森林。皇天老眼明於鏡。越植
書樓萬桂陰。未晦庵集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
自婺州來訪予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歛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
之法。隋唐義廉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遺也。吾將
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振恤之儲。而公家無
僉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退家。又不三年而卒。
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博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
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藉藉矣。予因竊歎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
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為者聽之。
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
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振恤樂施。守
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
百斛者。為之於金華縣婺大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歛散以時。規畫詳
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
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以為
疑也。予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

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十一

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為稼之
事。有非其分之所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于鄰里鄉黨。則固吾
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
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
人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
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
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
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
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
不能以行於天下。予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
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婺人益多叔度
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
乎其有以廣大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
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受守
其說不懈。蓋度於是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
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為奉奉也。十二年歲己巳冬十月

庚戌朔記。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沂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以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雜責而食艱也。入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多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昌而謀焉。適會連紳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效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它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難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難以備未歲。人買民田若干畝。藉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予者。如帥司法既入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接託。食飲而無暴露。追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于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矣。夫古既違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間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

永樂文獻卷七 目草

十三

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感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病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未者得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三月丁巳。新安朱熹記。宜春萍鄉縣有社倉。先是知縣孫達吉以西南兩路田瘠稅重。人少貯蓄。民無所借貸。遂倣朱文公陳請社倉規模。輸俸糴米於西烏。岡市南。米田市置倉兩所。各儲一百三碩。請二士人掌之。遇春夏散借。冬熟收歛。入息三分。歉歲收二分。以一碩為率。支息米四升。充鼠雀耗。一升給守倉人。三升給催取甲頭。其簿籍官為印押。逐處主掌人自行收歛。官不干預。淳熙十六年。續置九倉。縣側橫頭倉。宜世顯等米二百碩。神田倉。九十五碩。大安倉。吳衛等米一百碩。盧溪倉。黃廣等米三百五十碩。宣風倉。孔晦等米一百九十五碩。石塘倉。賀應叔米三百碩。南金場倉。蔡顯祖等米一百三十一碩。西北耀村倉。李如璫等米百一十碩。上栗倉。柳永節嚴米一百碩。凡九倉。縣尉潘友文奉倉臺命。勸諭士民。自出本米。各建倉廈一方。甚以為利。自後上栗大安里耀村三倉皆廢久矣。宣風盧溪石塘。

三倉紀綱廢祀。今本有任其責者。惟縣下東西兩倉。及孫令石西南兩倉。
金場一倉。歛散如故。然皆久以本米給還其家。止以所儲息米歛散。而歲
止收一分之息。縣西倉又以在倉積木出銀得錢二千緡。足資民田一百
餘畝。埃及五千把。即盡蠲息米。如有欠折。即以田分米補湊。庶幾悠久
不致匱廢。其餘則以俟歲歉或減市價賑糴。或均給充借農民。或煮粥以
食餓莩。邑士鍾詠作縣西社倉記。朱文公有跋續。又有縣之北村黃塘口
丘君寶一倉。乃自出本末歲收息二分。亦已附縣籍矣。鍾詠萍鄉縣西社
倉記。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往
往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來。分日振乏。民或有田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充。
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
敢出其所有。於是盡革前弊。乞雅勸分專以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
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常頒浙米常平使
者所上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達吉率是邑。又嘗斥俸除
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
屬意也。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遁下其法於郡縣。謙公勸率是邑公
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為倉者九。且願輸

永樂大典卷五草

四

己之積無効有司。集於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
之家儲益多溢弗克勝。始合議砌屋於縣之西闢。為堂六楹。外為都門。兩
廡列為六廈。繩以垣墻。翼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穀息未為之。凡倉
之飲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顧戾弗輸。則官為督趣。且常致
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脩。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
宗顯。宜君師質。九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薄廬陵董公冲。元分俸以示
表倡。尉青江王公衡。實督建倉之後。柳君宗顯佐之。既落成。因具願。未如
此。將藉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
士鍾詠述。宋晦庵集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
一日歎其鄉人士君子之患。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
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
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人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
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
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手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
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予言為失。即謝去。不敢為。諸生
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

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乘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庵病叟朱熹書。

南康志。南康軍社倉嘉定八年江東常平使李中泰知南康軍趙師夏摺。節泛費趙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備以爲社倉之用。所宜主張成就。且以風示他郡。其南康三縣。惟建昌舊略有社倉規模。今先解進士胡滿兄弟肯任其責。仍令軍綠官勸諭三縣士民繼續為之。準。省劄行下。備江東提舉李中劄子以前知南康軍趙司直趙積錢未爲社倉之用。今與勘上項米一萬二千碩。以本軍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內建昌撥六千碩。都昌縣撥四千五百碩。星子縣撥一千五百碩。其般運米斛建立倉貯。就以錢二千貫支用。其規式一倣建昌而頗增廣之。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都鄉官。每鄉又自選鄉官一員。提督條畫畢具。并井可觀。或遇水旱有司未及申請朝廷未及撥降。而鄉村雜糧。便有準擬。

永樂大典卷五章

五

既無舟車運載之勞。亦無胥吏減剝之患。春散秋歛循環不已。官司不費。惠利無窮。欲將上件米一萬二千碩。永光三縣社倉未本。其本軍不得拘回。準劄付南康軍從所中事理施行。爾後接續增廣椿積之數。已倍於前。至于貸歛以來。都昌建昌易米爲糓。皆從民便。但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爲倉官者或私其幹僕。而不及鄉民。或因循侵耗。以虛數交承。虧損元額。實祐癸母。郡守趙希悅克繼前志。極力整葺而弊端不能盡革。建昌都昌間有不齊集者。且差充倉首半皆推避。遂致歛散間有不能以時者。殊失惠民美意。後之未者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又初立社倉記。本軍建昌祐癸母。郡守趙師夏摺。節浮費趙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以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建昌六十碩。都昌四千五百碩。星子一千五百石。般運夫船建立倉貯之費。就以錢二十貫支用。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倉首。縣委官一員提督。春貸秋歛。民甚蒙惠。歲月浸久。倉首不無侵蠹。虧失之弊。淳祐壬子。郡守希悅克紹先志。力加整葺。漸復其舊。但倉首之職。究轉推抵。頗費定差。獨建昌為甚。嘉嘗立欽敬無虧。以所管多寡量免役。次月日之令。遵而行之。使無失濟。惠初心。端有賴於來者云。又云復齋陳公必治郡有聲。未可悉舉。其尊賢則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首創周木祠堂。其後荒則務行實惠及民。鼎建治事廳不擾而辦。維持三
邑社倉。最加意焉。千萬士民。甘棠之恩。至今為之不絕。劉漫塘集南康胡
氏社倉記。社倉之利。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資民
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堪。思有以輕之。故沿隋之制。酌今
之宜。行之於所居之建陽。令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
行。與所聞於他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
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難而不貸。或貸而不難。吾邑貸於鄉。難於市。
其事亦各異。況他郡所行。未大輒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權與安
可不審計。方思之未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昌之建昌來。伯量蓋學于朱
氏者。亟問之。伯量喜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小蠻里。既効矣。請為子言
之。凡子所從厥本有異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難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
所當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不得施。
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人。而無
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得穀六百斛以貸。蓋吾兄弟合謀為之。謀之
同。而異意無自主。行之決而異議不得搖。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迄于
今。合本息二十斛。以數之。日暮事之日殷。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
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處而屬諸其人。使散之
必按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歛之。各異其藏。而羨惡不相奪。庶幾乎得之于
以為何如。子曰。敬聞命。雖然。是或一道也。蓋體統一而責任不分。則智力
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脉絡有不通。蔽以一言。亦曰。欲其戰力一
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其弟
使折之。失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
子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強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
狡者欺之。頑者負之。強者奪之。史之無職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
量曰。然。吾歸將壽子言于石。與兄子姪。及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為社倉計
而已。伯量名泳。兄弟萬學。其先濟甫。冠舉于鄉。未幾。卒。弟滿。今為東流令。
學為南安全。伯量登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為名進士。其後未
可量云。宋晦庵集。常州宜興縣社倉記。始予居建之素。妄以民饑。請
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
五千斛。而歲歉散之。里中遂無立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
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
然亦不能遠已。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考實。始為之於其縣。

善拳閭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己人之質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未屬於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未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雖屬半先視貸籍無僉合之不入乎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子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畜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奉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薄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閭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

永樂大典卷五章

十七

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而見之矣。此人子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陸象山集與陳教授書 故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因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收來歲閏裡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閏時糴之以推富民閒廩賸價之計折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大利金谿歲旱處頗多通株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故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灰之興倘得二千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糴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丈糴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故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倚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閏未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誰謠矣况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闕惟庶甚患雖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不復能多藏亟須糴易以給它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果淺

於未商之舟與寓民之廩。未歲必重困矣。前所言未償亦準鄉斗所辦之價。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未數當加多。為利不網。向來校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文。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文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未可難。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中二大。欲望會次及之。倘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又與黃鹽書。某竊見鄉來趙文舉行社倉。故里亦立一倉。委校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於中。昨亦寄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難一倉以補之。方可長久。平難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而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難則臺時可以父農民之來。無償錢傷農之患。閑時可以推富民間廉膳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閑。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寄託陳教授布東。晉陽志社倉之議。始於閩之崇安縣。因乾道戊子歲饑。故倚謀朱熹。偕其里人朝奉郎劉如愚措置。乞之郡。貸米六百石。區畫脈釋。比冬十收其息之二。積有四年。盡以元本歸之官。而所贏凡三千一百石。自是欵散。每石紙收耗三升。雖位凶饉。人不困難。乃上其事乞推之天下。孝宗特俞之。仁政及民。莫此為要。今餘干縣有兩倉。其一則紹興五年轉運司

永樂大典卷之三

六

以本縣所發賑濟之米。猶存價錢一千一百九十五貫有奇。令知縣江同祖脩社倉之規。置倉于福應鄉。以其錢雜米凡七百三十三石二斗。春領秋缺息以二分。耗如息四之一。其二則慶元五年本縣及大慈北鄉之民。請于州欲做而行之。乃捨其貲產之奉。贊之州庫為錢一千二百二十七貫有奇。得米七百石額之。民凡七百二十四戶。息耗視前。遲之五年。息可償本。出納以尉提督於縣。黃氏日抄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成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遭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諭。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米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奉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覈石之儲。且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陪備。逃者愈衆。陪者愈苦。火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自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金謂此文公法也。無救護變。余謂非變其法也。就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威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較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

之既入念臨川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未
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
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
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創於官。故其弊不一。請
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
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
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
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予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
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
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
公。倚美名以俾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
社倉之事哉。天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
息索時或以為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賑租。荒年賑散。不惟
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
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問實其始
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采於衆。政
之既入念臨川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未

永樂文獻卷七十五

尤

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
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
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
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
責其債。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樸發。撫
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紹興府會稽縣前志會稽縣社倉記。社
倉一名義倉。始於隋開皇中。史臣以為天下義倉皆充滿。由唐以來。歷代
雖皆不廢。然不復似隋之盛。至國朝熙寧三年七月己巳。御史吉齊。州
科配義倉。取數太多。民何以堪。大臣亦謂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害。
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遂詔廢義倉。已納者給還。然後雖廢。豈不一
多失本指矣。淳熙八年。提舉浙東常平。朱祕書。奏。逋歲歉。乃奏以常平
米建社倉。付官室。欵散每石取息二斗。歲則蠲其息。又以士大夫或舉
人有行義者。與縣官司出納。僕息未及十倍。即以本末還官倉。專以息未
欵散。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士民願以所藏米充入者。亦聽之。如官米法。戶
部看詳以為可行。而一時議者以為每石取息二斗。乃青苗法。紛然攻訛。
然朝廷卒行之。併下諸路。諸路既不能皆如詔。而府外之六縣亦止報府。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言一而措置竟不以已立社倉為言。惟會稽山陰二縣至令為小民之利。方朱公為此時帥王尚書布呂寶左右之慶元二年提舉李少監。大性復以常平米一千五百石增置社倉。在會稽則若馬山若妙智若資壽若廣教若淨社者。凡五處。在山陰則有梅山之本覺。柯橋之靈祕。南池之興教。迎恩稽山之廟廢。凡五處。又以常平錢糴慈福宮米一千五百石。每倉以三百石為率。又於會稽姚廟取當米本米二百七十石有奇。立芑山倉。共為倉十二所。今王公朱公李公。民皆立祠。以時祀享。雖他善政多可紀。社倉尤其著者也。袁祭齋集洪都府社倉記。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較錢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糴。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何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考。然壽昌常糴。闢內核矣。望之以為習於商功分銖之事。意者常平先議亦若此爾。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每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藉匱。趙而拯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為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先齊猶病之。今發倉廩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輶。苟非時有所賑恤。及於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者。而止。

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二

者常平之患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患斯博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歛。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裒聚於州縣。而社倉分布於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振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洪都今為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平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質。連江宰陶君。武昌舉襄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遂奉二千斛助成茲事。膺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佑與民為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為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於民者。二。取於為蠹。有黠吏焉。巧於漁利。有豪民焉。今置之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聞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於此也。不惟減價而糴。而直有遺人者。惟施患是職。鄉里門閥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共憲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休倣於是。相時發歛。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夫端可為常平之輔也。夫。倅縣志。勸立。

義廉文 太守到任以來。近因禍雨為邦人久遠之計。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萬石。歲出貸其為慮。急矣。社倉之要有四。其一曰。抄劄貸戶。其二曰。支貸。其三曰。交納。其四曰。守掌。諸家規約。大抵悉委鄉官。其為力太勞。其任責太重。故憚煩畏事者有所不樂為。今抄劄穀齊。則責之保正副而鄉官審之而已。支貸則責之措置官而倉官同監視而已。看守責之寺院主首。而鄉官特同共掌管而已。惟催納交收專委鄉官。力不至甚勞。而責亦不至太重。況兩歲則督無久遠耗折之憂。尤從一年勞逸。人租可相補。杜色竟不使之費財。別有約束條目。優禮遇不使之屈辱。皆所以為鄉官計。乃所以為社倉計也。真西山集嘉定甲申待制真公德秀帥潭日。請于朝。以錢債當年馬糴。分撥十二縣以貸細民。縣領所留穀分置八倉。隨鄉之廣狹以給貸之。又奏置十二社倉狀。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未嘗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嚚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窶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來又為最難。勞費不翅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

永樂大典卷五十五

五

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盡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大維持整飭之爾。姑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捨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榦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去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遭潭人連歲艱食。令夏旱暵尤甚。倚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九八萬碩。益以他穀。共為九萬五千餘碩。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歛散之規。息耗之數。大蓋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採辦。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二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宜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指麾。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户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真西山中。有撥

穀納狀 本州昨爲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旱稻之傷。幾及其半想旱之狀日以千百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

之風土多種旱稻其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難稔自輸官之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唯旱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預備之計宜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以甚之其它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償非控告朝廷存留納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之蒙被實惠。遲於閏八月初七日畫項具申朝廷數內一項諸縣鄉村貧民至衆每歲艱食唯仰勸分今富家所收既自無幾今雖見行勸諭置立義廩儲穀出糶終恐難以專恃貧民下戶既無穀糧又乏日食將何以為布種之資農事夫時田土荒廢尤可深慮獎勵本州遞年合起馬料九萬五千餘石赴襄陽交納擬乞朝廷給憫免行起發一年容本州措畫就諸鄉村置廩受納於來歲農事方興之際委官出貸本等戶尤為種糧至秋成輸官仍復椿管以備次年給貸不特救一時之急又可為悠久之利除一面先次措置外伏望朝廷特賜於允劄下總領所證會施行萬一總所以馬料難於乏供願從本州那撥官錢依今冬時價并細算水脚糜費赴總所交納古者凶荒之年馬不食穀今蓄養戰騎務在豐肥固難盡從古誼然縱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

飼馬之穀八九萬石以活力耕輸賦之民朝廷至仁必所不靳云云宋戴邦周文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鄉里有委積以卹艱厄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此周公相成王奉平之盛典也特制兵公帥潭之明年湘陰旱田間苦巨浸晚稻耗於烈風以故穀潰爛踴既而屬邑復以旱告公視民饑猶已畢力彈慮上下協濟發廩勸分歲雖荒而不饑然公謂一時措置非經久之策於是有請於朝截稚馬殺義米命十二邑咸立社倉以貯之。穀貸本等之有田者本則誰細民之無田者殆將爲潭民世世之利公其以慶國奉崇因竈渚是也迺命令戶四明林閭任提督之責。命尉府上饒余禹翼任措置之責選慎中之賢倚廬陵朱漢檢察其事三君者相與協心戮力是究是圖不以文具應命分行田野咨訪父老如道里遠近戶口多寡躬自相視通賦酌中區處畫于圖籍由是貧富強弱塞疾苦具得其實令戶入於每倉增助百斛以廣卹君之惠今大覺倉就寺之西廊撤而新之周圍上下以板護以壁固以墙上三間貯米扁曰義倉下四間貯穀扁曰社倉通約所貯以斛計者可三千所費以繙計者一百六十有二七都出納悉歸于此於倉之都門建公祠堂提督檢察措置官預馬蓋將使

邦人知公創置之意。又知奉承者之不苟如此。其時若守與令皆推此心。則是利豈直歲月計哉。邦用材竭力虧誤被使令同邑士鄰默董其事。三

君丁寧告戒。俾弗慢。故不敢不勉謹述此以識是倉之始末。若夫開湘山之石而紀其盛美。自有大手筆在。非邦用敢僭嘉定甲申進士戴邦用記。

又王鈞重建崇因社倉記。宋西山真先生帥潭日。初屬巴社倉。湘陰凡七所崇。因其入馬鈞貟丞措置始至。見其因廊為殿。簷晴殿矮。顧瞻太息。寺首僧大權進曰。得非病其湫隘陰潤乎。若更造之殿側有地。惟使喜而語之曰。謀契予心矣。僕歸告于長。爾其董是役。越日還白黃令君。言未既。令君愀然曰。西山美意僅存一縫。究心乃職。正望後來。廸追而經度。峻峙四殿。重蓋歲也。中敞一廳。嚴出納也。尾廳一軒。居主者也。翼殿兩室。處監者也。門選擇使。使無擾也。浴福有所不遺小也。費錢二十萬。粟三十斛。鈞捐金倡之。令君助之。補其不足者。數界之監倉寺首之大權也。役始于壬寅孟夏。迄于季秋。越二年。胡令君來。首訪諸倉利病。有客告以崇因倉更置之故。曰。是知務也。乃捐公帑。加備于憲牖楚砌。意以為諸倉勸姑革歲月以紀其備。若職掌。若寢實。若支遣。若盤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具有規約。在有人心者當知所遵守。鈞不敢不勉。淳祐甲辰夏王鈞記。

永樂卷五章

三

添江志。長沙府長沙縣社倉。慶元初。長沙軍饒縣創社倉二十八所。他縣皆未有也。越三十年。大帥真西山念歲旱不常。農食乏與。做饒寧之貌。行下諸縣。合賸錢內出豁起立社倉於寺觀。不科鄉保。不擾住持。不自役工匠。申聞于朝。乞將本州嘉定十七年分。合起發湖南總所馬糧九萬五千碩。於內截留八萬碩。令諸縣稅戶各就社倉退納。及益以他穀。共九萬萬八千貫。水脚錢會共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夫米二千五十餘碩。本縣分置社倉九處。計穀九千二百七十三碩。專為賑貸。有田二十畝以下之戶。每年以四月一日支貸。七月催收。每貸一碩。收息穀一斗。費用穀一斗。其逐月纖悉條目。自有本州印行社倉規約。在州置司。委通判職官。縣有提督措置官。知縣以提督。社倉繫衝丞簿尉中選二員措置。任滿本州収審。無久方許批書。鄉士有信義者。及合充保正副者。兼倉委請二人充監。為不律以法。而待以禮。二年一替。仍與免役一年。支貸則措置官同監視。看守則責之寺觀主首。應合干等人。皆於費用穀內。各有優潤。至十年後。息穀與本穀相登。又貸二十一畝以上之戶。不取息穀。而止取費用穀。真湘民無窮之利也。歲久弊生。自制司取撥。息穀而監倉重。因每歲出貸。則監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倉保司胥丈計斛索錢收歛則贏取斛面私折折納寺觀亦不能無侵珠失西山之美意而未有以革之者本縣始創九倉四倉隸丞廳五倉隸簿廳內龍安一倉監倉以都分散間有諸子縣分創一倉於福倉寺今為十倉遞年准使帖照西山規約春貸秋歛經久勿替云林希逸竹溪集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記古人為患於民未有不自均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無以自濟於是有貴賤歛散之法然歛司農請於漢官為歛散也故曰常平長孫度支請於隋民自歛散也故曰義倉後人失其意皆歸之公家於是致亭先生本其初以復之此社倉所由作也其慮甚遠而患甚博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盡於官吏則盡於豪家民之無仰自若也卓山陳公為西畿常平使思行文公之法入本古人之心不聚以東而求之固蓋以東之歲易弊而田之入無窮視時而歛約以其直十之二取而積之積之久則田可增田益增則惠益達此豈吳人一日之賜哉因忠古今良法未嘗不可及也推而行之實惟其人文公懲在官之病而廉之於民卓山陳入懲積東之病而本之於田使文公猶及知亦當嘉歎於此余閩人也恨文公之法不及於吾郡卓山未聞乃以此集見示使卓山更為閩聞其不以惠於吳者患於閩乎民窮甚矣安得如卓山者數十輩俾推行其法以

米案卷字章

孟

編吾國豈非文公所望於後人者哉李唐軒集代縣寧社倉石基薄序今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日儲未以備賑貧乏之用也日歛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倉倣隋唐舊制而創為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淮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規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馬一日以其事謀之寮友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為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租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為之不足於是潞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贍令尹得不為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閩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挈擔石以赴市少則有踊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盡有以為之備乎然捐未以惠人非貢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難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庫則不可以固久於是議以充合通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貢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十萬緡米所直數亦稱是李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嚴終

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沒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不斛，若難以持直而糶以平價，雖歲稔亦蒙利焉。夫不規剝利以糶，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詔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崇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為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為之助，矧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容有小異。至於救民於塗，為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救民之史，率以三歲而終更歟。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敵民間出頽風，相仍而故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距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于冊，著為祐甚。薄且復為之序，以旌其首用詔，未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都梁志李知新武岡州判宣社倉省劄

武岡軍李知軍中病，見前史以歲有豐凶，較有貴賤，故立常平義倉，量州縣大小戶口，眾寡，時其豐歉，資糶賑糶，專一惠利小民。今則所在州縣多是有名無實，又有民社倉者，專務勸誅上戶蓄積以備凶荒，出糶亦為良法。今則所在州縣絕無僅

永樂大典卷五章

重

有本軍自寶慶三年有知軍呂朝散勸諭到在城上戶，每年蓄積米二千石。至三四月青黃不交之際，即以市價斟酌量行裁減出糶。尤難此來者，傳城內外共二千一百單三家。此於小民所補不細，照停本軍上戶絕少。勸到積米之家，多者止數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強，頗為費力。兼其間多有田產退落戶頭死亡之家，官司既有名籍，年難銷詒，是以兩年之間，人戶多有以此陳詞者。知新只得與之斟量減免，是以今歲所存止有一千四百米石。知新人勸諭令其自相推擇產業增進之家，填補元額，終無肯相糾舉者。兼當未呂知軍創始之初，官司先欲備米七百石為之倡率，自後因循，即不曾有此。未知新到任之後，自紹定四年博節浮費，至今年六月前後共糶米三千石，已於軍衙西廊之外，創失屋三大間，專一安貯上項米斛，欲在每年四五月間出糶以濟。民候秋成，却行收糶歸倉。每歲循環為之所有。每年糶糶之時，出糶則依時價每升減二文，收糶則依時價每升增一文。如軍人情愿出糶，則每升更增一文。榜曰：每歲平糶接濟民食，候秋成日，却將價錢如數糶米，補填元糶，家名不得虧損，有妨次年出糶，仍常切措置以新易陳，毋致久折損壞。某經限兩日，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紹定五年閏九月二十日，黃氏日抄。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歎康知軍初做朱文公法嗣置社倉春貸秋歛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格留不貸不歛者五年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歛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爲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更今驗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懇乞免貸歛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倉方獲無事某等不勝驚怪經意考覈乃知借貸之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殊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之心而窘於力之不迨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匠之地而得建寧大府六百斛之米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知軍以小量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未無窮之患故志在日久增多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得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貸類追追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迨未能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

永樂文卷三章

庚

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利率而救其鄉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分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本心臨時寧免於故態於是陽借貸歛濟人之權陰肆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勢之難行不待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之不逮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採制反折而歸巨室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屢以官司之勢而塞其赴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而流弊幾類於荊公之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恆雖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其日反為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他日人存政而據其當革之弊如貸首抱催足則有旌孝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三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訴萬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尤貸首子孫不能脫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馬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四五等稱逃亡並費甲內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訴桐汭一都曾十七等稱逃戶貸耕耕不出倉只就

倉展息。上人生息。屢轉抑陪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官。則有清壇社員百七等。稱供需官員之訴。延德都高大發等。稱被取椅。書穀之折。人有武上都張公是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有折錢入己。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始慮官司之難於編參。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地里迢遙。資次積壓。其拘之使貸也。守候輒數日。而飲也亦如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撤擔叢足。而所納乃自陪者。始慮倉職之為姦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則出入各秤。高下異乎。其貸而給穀也。十僅得七八。而歛也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之私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沒。末作之無助。於是方春即貸而歛以秋。今則逃亡既衆。堤防過密。其貸多待秋熟。特一時藉以規取贏餘。甚至穀貴糶錢。待秋熟而復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倍稱之穀。故有訴破家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本每鄉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出貸每戶不過四五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倍。而倉職苟取地盤穀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歲增之息。於是訴社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

水經卷之五

卷六

年窮於一年者有之。訴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有之。訴社倉皆是鄉民連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民而聲寃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懇之情。其未已非一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議之先及。人莫敢觸。弊以日深。某等相與竊伏思念。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謂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此事百姓請罷社倉之說。雖不可謂法固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行。若倉穢漁獵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創法固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廢。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今。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絳。蓋殺已多矣。不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與住貸于以從人戶閭。詞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予以永存。康知軍教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城寄居充局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牢徑請局官。及時下鄉。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戶情願不必盡數均數。少需秋成歛穀。仍即封閉如故。此其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違耗折共收二分二釐。今夫止量收一分。謂如畝稅本一百斤。舊年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資之半。收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輸大及貸歛職掌諸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詔耗一釐。詔至五釐而止。謂如稅土石一百斤。一年計詔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在詔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雨歛而升正。又經兩貸雨歛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拘貸歛次數。仍以二年為例。二年升正。曹經歛歛。即與改替。新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更休。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名坐倉節級。歲久擾人。倉職間亦藉以立威。鄉落令並先差。遇貸歛年分。聽於丈達校內續行從便。短顧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今止許甲寄居局官聽從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局官申明。凡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施行。所合照。康知軍初立舊例。備中朝省。并提舉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戶。今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又更革社倉公移。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歛。賴康知軍賑救。民獲重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較本五百擔。做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放息。以漸增添。爲將未萬一水旱。

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元

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植。柰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惱。樂歲易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督促倉職。但欲取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剝小民。但期倍得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鄰保均備逃亡。殺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甚於畏科。數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戶避倉職甚於避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奪。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寢實合貸人戶。惠撫鄉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歛。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知矣。聞之使人驚惻不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並免貸歛。以順鄉民哀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數。支還較共收二分二釐。今據收一分。充耗折支還。將來免收併與往向來官司丈平之擾。而請委賢寄居為局官。以鄉官自較。鄉民如朱大公創立社倉本法。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開報合屬去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緣耳。獎勵倉職。先未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見寄常平庫本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賣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

爲扶助九鄉社倉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較支達較向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斤只歛一斤更不增收穎粒所有近者申省權遣并計將未出貸年分支遣及在倉每年合額耗折數亦非多貢田總成併可住免續申照應。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漸積使多以備水旱月令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得康知軍耗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平賑濟則不必取息求多矣。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張力不能堪耳。今諸倉見在耗除五百擔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取人戶有張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撥留一千擔準備出資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數亦已倍之矣。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貢田一千擔留貸而尚有餘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致並與今項撫苗準備水旱平分盡數散還鄉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擘劃上戶教難等事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補留去處專局日下嚴監倉職欠數補足一貸糴雖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為拘。一前件監倉職役久皆是穀實倉職已故人戶之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擇與倚閭不許倉

永樂卷之三

卷

職私自倅理爲人戶不已之擾。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詹充局官之後尤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司之力而官司爲天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辦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防耳熟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救荒專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同千載盛事而向未嬰兒局近改善田局及涪河渡浮鐸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議事可賴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徑牒縣官等處施行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中徑從書局呈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一倉職舊規兩年為期兩年升正而替凡職皆經四貸四歛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歛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歛者未許替職一倉職向以爲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校皆是民終貸歛上管千擔

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善。請機察保明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衆所推服。不可以前未已充為拘。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一。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丈用小秤。一。舊本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擡。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特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歛。設遇貸歛。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邱之時。況所貸止于擔。請機察先次下倉點數分擔。不可為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歛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歛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厰。不可俟歛足而後盤入。以擔問人戶。一。諸倉多有損。舊成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椿留數目。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脩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脩置。一。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趙到酒。消息及李盈家業。并歲政局。創來。即不曾將窯名官物創置。况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急糧。又皆係百姓己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或遇窘迫時。曾有欲議移冗者。奸官員。自是決不肯行。或向後人吏有以此候到陸續施行。又乞照應。本州已監勸。統縣尉發社倉申省狀。
說鼓惑官司之聽者。諸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穀仍先與一面。申省照會。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申省蠲免苗稅。一。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內公支分明出豁。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今牒催差職搬穀未辦。候到陸續施行。又乞照應。本州已監勸。統縣尉發社倉申省狀。
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籍者惟勸難耳。而勸難亦有難行者。寄居前城縣尉統立積米累鉅萬石。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難。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難。凡其回報。皆是相欺。某自揣入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統縣尉。偏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遂一粒不貸。惟深其窟。鑄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哀訴滿庭。未謂社倉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恐負賴以視其死。此於政荒闢繫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難切。藐無報應。縣尉若儘辟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統縣尉歸之食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盛頗相予。謂統完咸制一州。今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坐於垂

永樂大典卷五

三

泣某竊念此事。某實自為之。萬一果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未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願身坐其罪。無敢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國恤貧之約。文天祥文山集葉校勘社倉說。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沒。汲馬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開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輝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貢田贍族。或謂范文正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懼焉者矣。輝為小官。乃能隨力為義。可不謂賢乎。輝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元程雪樓集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余歸母喪於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于今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武陵園經社倉散在武陵縣諸鄉僧舍。問福末郡。

永樂大典卷七十五

三

守盧陵胡觀宣。時丙寅後饑甚。觀力博郡計。鄉撥木百碩以為本。令士友掌之。以貸農民。頤收息三斗。委邑丞從督其事。農民受惠無窮。其後所存多寡。則視所掌者。何如爾。瑞陽志。社倉。太守陳敦初。散在十七鄉。每鄉一所。取近便。寺觀建立鄉官里師主之。司戶提督。其法。秋歛春散。每戶貸穀五斗。五等戶服田力稍者。方許給借。游手末技者。不與焉。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敢散。虧折損壞者。皆責償於里師。非破家不已也。太守方達辰。欲採共弊。委官發穀。實以為經久之計。名曰社莊。貯穀備荒。歸附後則入于官矣。吉水志。義惠社倉。在州南二里。計至元戊寅。邑旱。傍鄰食。里人胡榮祖。倡義捐田建倉。衡齊周疾。寶贊之。胡爚劉次雲。莽淳黃愷。夏得一。歐陽堯文。梁達泉等。五十家。寢田助義。協濟邑。周氏施故宅為庫。曰平濟莊。歲成輸官。時其餘粟以待來年艱食之月。賑濟邑民。不復取價。今計其田產可二十八。伯頤鄉斛。至元年間。僉憲觀復。馬公晦。親按視倉賦。詩嘉獎更扁曰義惠社倉。命郡人劉辰翁記之。大德三年。二憲魯山城公夢解勦勵。令有司蠲其輸官。包納之費。於癸卯奉使宣撫。移咨省府。轉咨都省。揭榜禁治。沮撫民間。深得其惠。南安郡志。社倉在郡治之西。與藥局對峙。有保玉庄。屋二處。其租附軍。學前後。李衡。橫浦。今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〇

即地基重建易名社倉。景定癸亥郡侯饒公彥龍撙節浮費積見錢二千緡。省克糴本冬收夏貸以濟艱難。蓋倣朱文公社倉之規也。官莊附軍倉之西。咸淳丙寅郡侯貢公善。世監到諸多借冗官錢一萬貫。省買近城田。歲收租米計省斛八百三十二石。有奇遇。夏秋之交減價發糴以濟艱難者。既寧志社倉一十二。崇安里東瑞相院。西鄉里開化院。梓溪里龍安院。木供里林泉院。木義里長樂院。豐樂里雙石院。木吉里梁源院。慈惠里雲巖院。吉陽里上重院。梅岐里福慶院。麻溪里聖龍院。高陽里興福院。建安志社倉七。東菴里普照院。安泰里靈集院。溪西倉。建寧里歸復院。南才里資福院。川石里重興院。以上五倉。係紹熙五年上司行下置立。順陽里資福院。安泰里靈集院。溪東倉。以上二倉。係慶元三年知縣事俞南仲增置。己申上司照會。松溪縣志社倉一。善政鄉移溪里。那村處之。三年創立。浦城縣志社倉二。建陽鎮水利局。木桂里名社倉在護國寺東。端平二年建。興地紀勝。橫州社倉。橫州土瘠民貧。家無餘糧。輒逼半俸。人無假貸之所。紹定元年太守張坡置木一千石。立為社倉。委以辦上广主之。有田而無種種者。家貧一名。秋成償官不取其直。惟許主倉之人。量收一斗以補農倉之耗。不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玉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璣

書寫儒士臣孫悅

圖點藍生臣馬承志

臣吳敬